



主编 赵省伟

第十五辑

西洋鏡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下）

许媚媚 王猛 邱丽媛 译



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115 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

赵省伟 主编

| 第十五辑 |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西洋镜

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下）

许媚媚 王猛 邱丽媛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BLACKBURN
STANDARD**

AUGUST 8 1896 • SATURDAY

(英国)
《布莱克本标准报》

1896年8月8日·星期六

**BLACKBURN
STANDARD**

李鸿章抵达南安普顿

清朝的前总督李鸿章（或者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正式地称其为李中堂）于周六早上8点10分离开巴黎前往勒阿弗尔（Le Havre），并很快抵达那里。下午3点，他在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府邸拜见了总统。当晚，总统设宴款待这位清朝大使。据悉，宴席可供40人同时就餐。李鸿章在周日早上7点离开勒阿弗尔前往南安普顿，于下午抵达。几小时后，一行人抵达伦敦。下午1点刚过，人群就已经早早聚集在南安普顿港的南侧。在他们中间，比较显眼的有龚照璠先生、曾纪泽先生以及身着全套清朝服装的清朝驻英公使馆成员。他们的出现引起了本地人极大的兴趣。其他在场人员里有南安普顿代理市长伯顿（Button）先生和盖顿（Gayton）郡长，二人虽然不是以官方身份出席，但仍然佩戴着标志他们职务的链徽，并在市政当局的几位成员的陪伴下，前来欢迎这批与众不同的到访者。还有一些绅士从伦敦赶来迎接特使。

他们中间包括受女王陛下特别委任参与陪同这位前总督及其随行人员的汕头领事司格达（B. C. Scott）先生，外交部派遣的身穿便服的海军司令脱来西，任职于中华帝国海关总署、同时也是李鸿章秘书的赫政（James Hart）先生。当法国跨大西洋公司专门为总督大人此次到访英国安排的重达1500吨的“参利将军”号（Chanzy General）邮轮进入聚集在港口南侧人群的视野里时，船上似乎都是聚在一起聊天的清朝人。他们靠在船沿上，急切地看着海岸。底层和上层甲板上都布置得五颜六色。在上层甲板上的是总督的贴身侍卫和随行人员中最显赫的几位。他们的着装是近乎单调的相似的款式，但颜色深浅不一。其中一些人的褂子是用做旧的金色丝绒做的，另一些人的衣服颜色是普鲁士蓝，还有靛蓝、猩红等，不一而足。小小的红顶戴是区分官员品级最明显的标志。虽说不同等级官员的帽子帽冠是同一个色调。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粗辫子，有些是细辫子，有些是长的，有些是短的。他们穿的衬裙多是用珍贵的材料制成，而且绣着漂亮的图案。事实上，所有这些清朝人看起来都穿着他们最好的服装。最终，“参利将军”号靠岸，放下舷梯。司格达先生、脱来西海军



李鸿章访问英国时到达伦敦滑铁卢火车站。J. 纳什绘制。
清朝著名政治家李鸿章于星期天晚上乘坐特别列车从南安普顿到达伦敦滑铁卢火车站。清朝驻英国公使馆的全体成员都在火车站迎接他。陪伴在他身边的有李经方道台和特使团中的几位官员。刊于（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第109卷，第2991期，增刊第1页，1896年8月15日。沈弘供图。

司令还有其他几位，以及本地的绅士们陆续登船，并被护送到了船长的客舱。在房间里，鲜红的百叶窗已经拉起。这些人被一一介绍给李鸿章总督。这位大人站着接待了这些拜访者。他穿着他的黄马褂——这也是船上唯一一件这种颜色的衣服，里面穿着绣有漂亮的花卉图案的红色衬裙。他的帽子部分地盖住了他的辫子。帽子后头垂着孔雀花翎，一直垂到后脖子处。虽然他肩背部微微有些驼，但他无疑是一位非常醒目和威严的人物。

客舱里挤满了人。在特使旁边的是他的首席秘书兼翻译罗丰禄。在所有行李被从船上运上火车时，总督大人待在他的客舱里抽烟。等到他和随行人员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一同坐进豪华车厢，其他人也在头等车厢里就座后，专列于4点45分离开南安普顿码头，中途没有停靠任何站点，并在差几分7点时抵达滑铁卢火车站。和前总督一起坐火车旅行的是他的长子，而提前在火车站等候迎接他的则是总督最小的儿子李道台。他周六就已经从巴黎赶来。其他参加迎接的人员有清朝公使叶景吕（King Ja Jain）、驻伦敦清朝公使馆秘书马格里爵士，以及女王陛下的司仪长威廉·科尔维尔（William Colville）爵士。一辆敞篷的皇家礼车已经在火车站前等候，并按计划将李鸿章等人载往外交部为他们安排的住所卡尔顿白金大酒店。

**L'ILLUS
TRATION**

（法国）《画刊》

1896年8月8日
星期六·第2789期**L'ILLUSTRATION**AOÛT 8 1896
SAMEDI · N°2789

李鸿章在勒阿弗尔

我们在日报界最严肃的一位同行有一天声称，有人在李鸿章刚刚离开的大酒店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从他的记事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这样写道（自然用的是中文）：

“他们是如此地贪婪、缺乏远见，为了一点小利，争先恐后地把他们最重要的秘密告诉我。每个国家都建议我买他们的大炮、枪支、战舰。我真的尴尬地难以选择……”

李鸿章也许没有把他的想法写在纸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写了，不会写成别的样子。在法国度过的最后一天，他的态度显然引起了法国人对他的热切关注。在勒阿弗尔，在他离开法国前往英国的前一天，他好像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故作地放弃了此前一直摆出的无动于衷的谨慎态度。他是顾虑我们夸大了他访问法国的意义吗？还是他想让我们这么想？在看完所有他想看的东西之后，他是不是觉得没有必要再隐瞒他对德国工业的偏爱了？不过他在访问地中海建造公司时，李鸿章——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种说法的话——解开了纽扣畅所欲言。如果说在他面前举行的射击试验让他很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也为在场的工程师、记者和好奇的人提供了一场同样有意思的演出。

下午4点左右，这位刚刚拜访完费利克斯·富尔的清朝特使来到建造公司。他的马车开进挂满彩旗、铺着细沙的车间，在丹麦定制的一门巨大的卡内大炮周围画出了一条路线。李鸿章没有下车，绕着大炮看了一圈，听着手里拿着帽子的卡内先生本人给他解释炮门系统。

直隶总督从那里经过造船场前往奥克角（Pointe-du-hoc）射击场。一门254毫米口径的大炮已经准备好射击。李鸿章被安排到一个掩蔽所就座，在掩蔽所前面斜着摆放了一面巨大的镜子。这样他可以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看到镜子反射过来的全部射击操作。

右图 / 李鸿章在勒阿弗尔参观地中海建造公司组装车间。我们的特派员德·黑内恩（De Haenen）先生根据实际场景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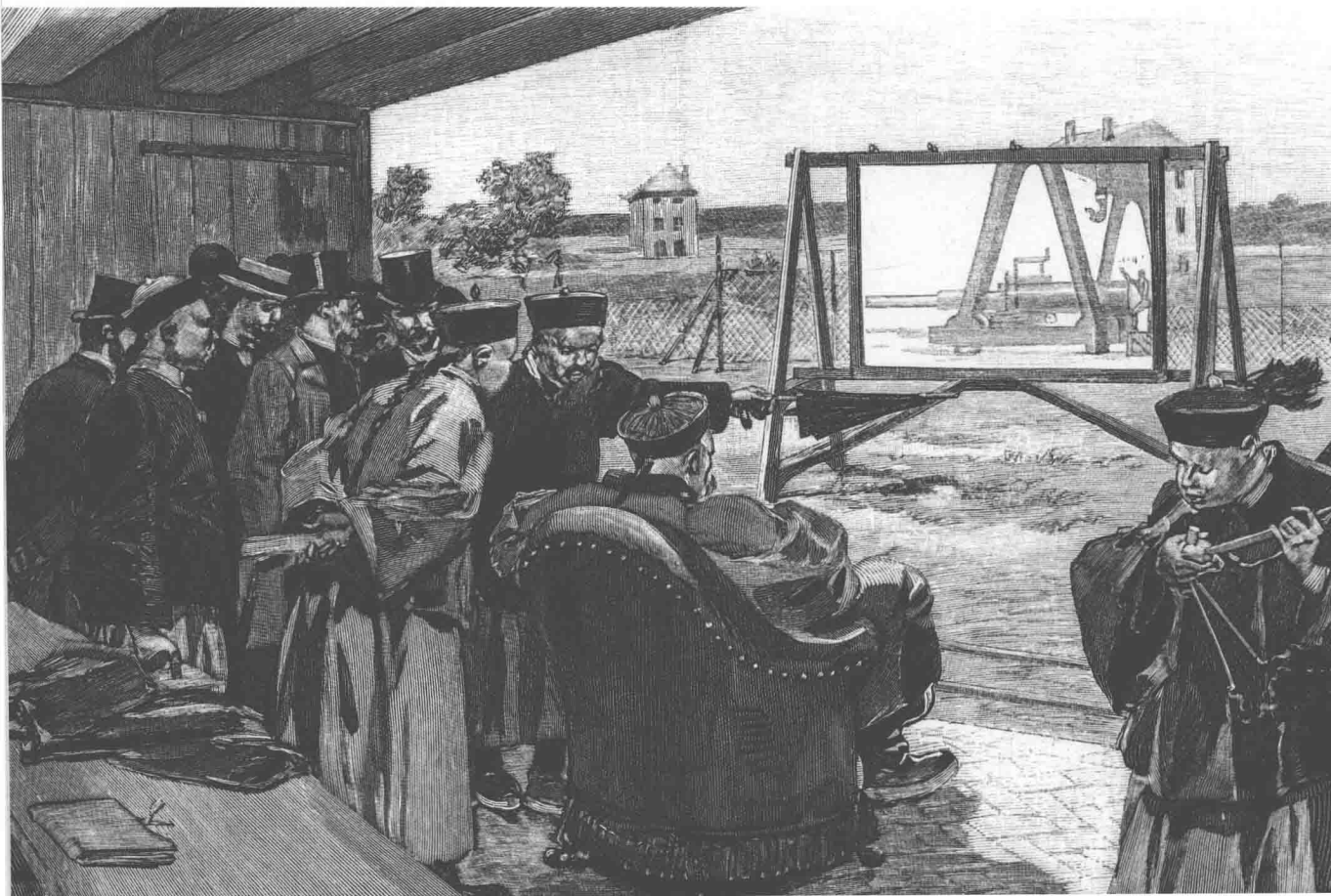


他上来要抽烟斗。保管烟斗的仆人塞好烟丝，点燃之后，把烟斗小心地递到主人的嘴里。他抽了三口，一口不多，一口不少。仆人收回烟斗，把火熄灭，把烟丝清掉，然后重新塞好烟丝，再点燃……重新开始同样的操作。在大炮射击时，李伯爵默默地抽着烟。然后他派了随从里的一人出来，看着他重复同样的操作，以确保他已经全部领会、记住了炮门的闭锁操作。就在这时，特使和工程师卡内先生通过翻译用英语高声进行了一段对话，在场的人听到了对话的大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值得一书。

李鸿章问工程师原材料从哪里来，然后他提到了价格。“很贵，”他说，“不过这肯定跟你们的工人工资比别处都高有关。”经过片刻的思考之后，他又说道：“施耐德（在克勒索）好一点，没这么贵。”

“政府给你们什么补贴？”李鸿章接着问道。卡内先生向他解释说，建造公司完

李鸿章在勒阿弗尔。总督通过镜子观看炮弹射击。





李鸿章在勒阿弗尔。总督让一名随从重复独立炮台的操作。我们的特派员德·黑内恩先生根据实景绘制。

全是私营的，没有任何补贴。“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克虏伯的大炮更大，更便宜，保养得更好。”李鸿章说。卡内反驳说：“德国只有一个克虏伯，可是法国有超过二十家大炮生产商。您觉得法国大炮更贵，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这种竞争让价格下降得很厉害。”这位冷酷的清朝人又说道：“但是，你们只是些组装者而已，你们的钢是从英国来的。你们当然卖得要比阿姆斯特朗的贵。”

谈话停在了那里，射击试验又开始了，这次是 65 到 100 毫米口径的小型炮。不幸的是，一门炮弹打偏了，这个其实并不重要的事件不是故意来破坏这位威严的清朝客人刚刚说的那些话所造成的氛围的。

在试验之后举行的午宴上，他说他很乐意买法国的大炮，“如果能证明它们比别处的大炮更好、更便宜的话”。比照他跟卡内的对话内容，李鸿章不会买我们的大炮。等到清朝在欧洲的悉心帮助下武装起来，想要对不只是日本一个国家复仇的那一天到来时，我们的舰船和士兵所要面对的将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炮弹。

**DUNDEE
COURIER**(英国)
《丹迪信使报》

1896年8月13日·星期四

DUNDEE COURIER

AUGUST 13 1896 · THURSDAY

李鸿章和新女性

一次有趣的采访

伊丽莎白·班克斯(Elizabeth L. Banks)小姐试图为一份伦敦的报纸对李鸿章进行采访。虽然这次采访不太成功,但是这位小姐讲述的采访经历很有趣:总督主导性地采访了我。我结婚了吗?然后是我打算结婚吗?我多大年纪了?我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可以得到多少钱?我一个美国人怎么就住在伦敦了呢?类似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向我提问。我开始好奇,对于东方人而言,是否他们觉得我理应接受这一系列私人的,甚至是尴尬的提问。

在这位伟大人物严肃而认真地通过翻译向我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时,我发现他幽默地眨着眼睛,开始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在对我开玩笑。一次又一次,我试图开始向总督提问。“大人您能告诉我,您觉得哪个国家的女性最聪明、最漂亮吗?”我问。

“我在很多国家都看到漂亮的女人、丑陋的女人、聪明的女人、笨女人、有美德的女人和没有美德的女人!”李鸿章回答说。

“但是,大人,”我继续快速地说,“肯定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您发现女性比其他国家的更漂亮、更聪明,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美国是一个有美丽而聪明女性的国家。”这是回答。随后,这位政客继续开始外交式地对我采访,“我听说,美国是一个有很多未婚女人的国家。这是真的吗?”

“事实上,我从未听过这个说法,大人。”我回答说。

“是的。”李鸿章继续说,“我听说那里的很多女人都不结婚。她们工作,为自己挣了很多钱!她们不应该这么做,她们应该结婚!”

右图 / 李鸿章。刊于(美国)《名利场》
(Vanity Fair), 1896年8月13日。



“您相信所有女人都应该结婚？”我问。

“是的，全部。”他边说边点了一下头。

“您在清朝听说过‘新女性’吗？”我问。

“是的，我们听说过，听说她们都住在英国和美国，但是不喜欢她们。清朝没有‘新女性’，我们也不会有，我们的女人全都结婚。”

“那么没有您不喜欢的未婚女人吗？”我笑着问道。

“一万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老处女。”他说。

我想再次扭转局面，变成提问者而不是受访者，但是“未婚女人（老处女）”这个话题似乎是特使唯一愿意聊的。我相信他并不是没有理解我所说的，他再一次幽默地眨眨眼。我认为，他其实可能懂少量的英文。当李鸿章向我递过来一个紫色的摩洛哥盒子时，可以听到外面隆隆的车轮声。

“请收下这个纪念品，这会帮助你一直记得我们的会面。”他说。

我打开盒子，看到了一枚德国制造的勋章，上面印着李鸿章的肖像。



李鸿章烟卡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UGUST 14 1896 • FRIDAY

(美国)
《旧金山呼声报》

1896年8月14日·星期五

**THE SAN
FRANCISCO CALL**

清朝总督有危险

李鸿章这位年迈的清朝总督、中华帝国声名最显赫的政治家访美期间可能不会经过旧金山。这一行程安排上的变化极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一些清朝人在此谋划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伺机谋害李鸿章。

这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个组织大概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当时他们组建了一个名叫兴中会(Hing Chung Woey)的组织，其目的就是摧毁当前的统治，光复明朝。

中华帝国遭遇的这场灾难，使得在过去三年中，人们对于清朝统治的偏见并没有减轻。目前的斗争主要针对帝国的右派分子，特别是李鸿章。因为他，清朝才被日本打败，除了杀死他，没有什么可以抹杀这个耻辱。

事实上，清朝皇帝当时已经收回了总督的三眼花翎，但是在过去的八个月中，他的荣誉已经恢复了。总督胜利出访了俄国、德国、英国，现在要来到美国，这一切对于想要看到明朝恢复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

几周前，该组织下属的九支小分队已经进入这个城市，只是无人知晓他们来自何处以及如何来到此地。现在，他们为刺杀李鸿章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以至于引起了皇帝的支持者和李鸿章的注意。

这从总督下令更改行程安排上可见一斑。据可靠消息，总督将取道维多利亚回国。李鸿章将避开旧金山这个华人最多的地方，这是不同寻常的。鉴于总督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所引起的巨大影响，他在这里的旅行将会受到高度关注。

从表面上来看，李鸿章看上去已经听说了这个城市的兴中会。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总督并不怕这股巨大的政治势力，因为他的随从人数众多。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护卫力量如何，因此他只能选择相信他的白人朋友们。他知道他和他的主人——清朝皇帝的头颅都有个标价，他不想让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有机会得到它。

在过去的几天，唐人街的墙壁上已经贴满了显眼的海报，宣告兴中会的宗旨，

并号召所有清朝人联合起来反对当前的统治者，向他们宣传新的统治秩序和原则，并给予他们精神、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援。李鸿章被攻击得尤为厉害。在最近的这次与日本的战事上，他被指控犯叛国罪，用清朝人的荣誉换取日本的金子。

这个组织进一步宣称，如果统治得当，清朝不应屈服于外国势力，尤其是日本的。总体而言，这个城市里的清朝人主张暴力抵制李鸿章。

如果李鸿章选择经过旧金山的话，有很多清朝人表示将会亲自去取他的性命。这个顽固的政治组织已经聚集起了对这位朝廷重臣的巨大仇恨。熟知唐人街事务的人表示，如果总督来此地的话，那他将冒极大的风险。据说总督已经注意到了当地的动乱，因此决定取道维多利亚回国。清朝公使馆拒绝评论这个问题，只是表示出对于旧金山的这个组织所做的工作的怀疑。他们认为形势并不像表述的那么严重，李鸿章可以非常安全地访问这个城市。

所有清朝人都承认兴中会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其成员有上百万。只需 5 美元就可入会，但是过后每个成员都需缴纳 10 美元。这是组织唯一要求他们缴纳的。这些会费将最终用于推翻当前的王朝，这当然也意味着李鸿章的倒台，如果这位先生没有在此前就自然老死或者在暗杀者的子弹或刀子下死去的话。

**ABERDEEN
JOURNAL**

AUGUST 14 1896 • FRIDAY

(英国)
《阿伯丁报》

1896年8月14日·星期五

**ABERDEEN
JOURNAL**

李鸿章泰晤士河之旅

昨天早上,李鸿章在威斯敏斯特码头登上了一艘由伦敦联合码头委员会(London Joint Dock Committee)经理威廉先生提供的专供他使用的蒸汽船,开始了这次沿泰晤士河而下的旅行。这位大人看到了伦敦塔,陪同人员也向他指示了格林威治医院^[1]的位置。在布莱克沃尔^[2],他看到了唐纳德·库里(Donald Currie)先生的一些船只,随后大量电缆船(P. And O. Telegraphh Cable Ships)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行人在厄里斯(Erith)登岸,并在马克沁工厂享用午餐。随后驱车来到恩斯福德(Eynsford),参观了马克沁—努登费尔特公司(Maxim-Nordenfelt Company)。李鸿章在那里和清朝公使会面,此外还有一大批乘坐专列赶来的拜访者。在那里,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十分细致地检查了马克沁机枪的操作,并问了大量有关武器的问题。活动结束后,李鸿章一行乘坐专列返回伦敦。

[1] Greenwich Hospital, 1692—1869年是皇家海军疗养院,李鸿章访英时,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所在地。——译者注

[2] Blackwall, 伦敦港的组成部分,当时建有大型的船坞。——译者注

**SEVENOAKS
CHRONICLE
AND KENTISH
ADVERTISER**

（英国）
《赛文欧科斯纪事报
和肯特广告报》
1896年8月14日·星期五

**SEVENOAKS
CHRONICLE
AND KENTISH
ADVERTISER**
AUGUST 14 1896 · FRIDAY

李鸿章到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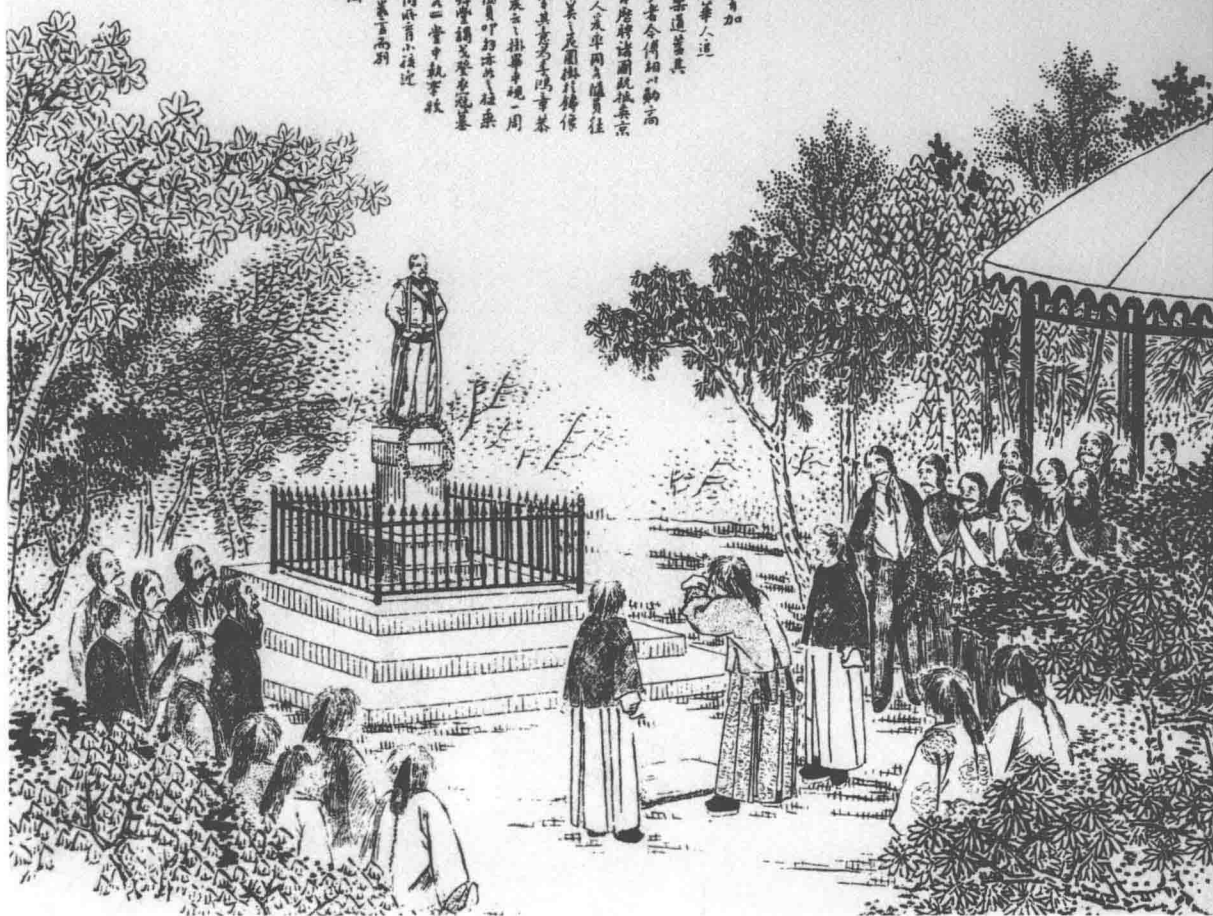
祭拜戈登

李鸿章在周六早上9点离开他在伦敦的临时住所卡尔顿白金大酒店，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特拉法尔加广场。这位大人在广场上戈登将军的塑像前停下，命人进献了一个漂亮的花环。完成这些之后，这位大人从马车上下来，透过一架歌剧望远镜仔细地瞻仰这尊青铜像，之后，对着塑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与此同时，他的随行人员也深深地鞠躬。周围的一小群观众对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发出热烈的欢呼。总督一行人离开后，这些围观的人亲自上前观看那个花环。花环由一圈鸡血石紫苑花编成，上面点缀着一些罕见的百合花、栀子花、千金子藤、晚香玉和可

清朝人绘的李鸿章祭拜戈登



我中華門人
 也當咸同年間
 得相繼地土
 初嘗感其能
 訓主有才能
 無敵土山英
 我而向有功
 金吾稍能主
 清室我朝時
 迄今我日我
 試往事無不
 傳其功事多
 望事人其使
 慨然想見其
 觀其像於其
 是也其國上
 獻中國神中
 行一號三叩
 馬車山聖保
 獻在園及建
 師率同我聖
 道傳相向小
 英人心我聖
 我為我傳細
 如此是為泰
 百年來第一
 人無不共相
 敬云



德国人绘的李鸿章祭拜戈登

爱的白色的豌豆花，作为衬托的是一些各种颜色的叶子。这个花环上还附有一张小卡片，上面的题字是：献给伟大的战士和清朝人民的朋友，李鸿章敬献。

这位大人离开特拉法尔加广场后，驱车前往圣保罗大教堂，开始这个城市的首次观光之旅。在这座神圣的教堂里，他被带往戈登将军的墓地，并放置了另一个花环。这个花环的样式和在塑像前摆放的那个颇为相似。这位大人在圣保罗大教堂由一些依附于天主教堂的牧师接待。此外，在场的人物有雷德弗斯·布勒（Redvers Buller）先生、灵顿·西蒙斯（Linton Simmons）先生和格伦费尔（Grenfell）将军。来自戈登之家的几个男孩也出现在戈登将军的衣冠冢附近。此后，李鸿章一行驱车前往南肯辛顿博物馆，总督对那里的机械模型非常感兴趣，此外还参观了艺术品和雕像。这些参观总共持续了大约两小时。结束之后，特使回到卡尔顿白金大酒店，在那里度过了一下午。